

## 鴨寮 · 林娟娟

有一塊土地，位在我西海岸家鄉庄尾的主要幹道旁，是我們家族的祖公產，叫作「鴨寮」。

一千多坪的長方形農地上，除了耕種五穀雜糧外，還搭建豬寮、鴨寮和一間存放農具與飼料的紅磚小瓦厝，並且挖了一個水塘養鴨兼飼魚；可能是蛋鴨的產值為收入大宗，這塊土地才會被稱作鴨寮。

不知是年代久遠，還是舊貌與新景差異太大，鴨寮在我記憶裡的圖像，除了一朵大紅花，成為時空光影裡唯一的色彩外，其餘的景象竟然全是黑白的。黑白的景象，讓每一次回憶，都成了記憶的追尋過程，像在看老照片一樣。

紅磚砌成的瓦厝有門有牆，是個儲藏室。鴨寮磚牆只疊三面，屬於半開放式；除了隔離目的外，最大作用是讓蛋鴨有個遮風避雨之處。另一間牆高只及腰的紅磚屋即是豬寮。我的奶奶養了很多隻豬，每天她都要從家裡載一桶餵水，騎著雙骨架腳踏車到鴨寮餵食。

雙骨架腳踏車，可能因為大而壯，一台可抵兩台，所以又被稱為「雙台仔」，它如同腳踏車界裡的「重型機車」，又粗又重，後座是個長方形的格狀鐵架，奶奶的餵水桶只需兩條三公分寬的黑色帶鉤橡皮筋，交叉跨過桶子固定在鐵架椅座上即可穩住。除了牛車外，雙台仔是那個年代最方便的農務車了！

我還記得奶奶在餵完毛豬的空檔，站在裝餵水的長方形鐵桶旁，拿著破舊的鋁製勺子和阿嬤談

話的模樣。那些黑豬，有時候是比我這個長孫女還受寵的——曾經夜半夢醒，驚覺奶奶不見了，聲嘶力竭的哭喊，內心由驚懼轉成憤怒，奮力咆哮，還是找不到奶奶的安慰，最後哭累了又睡著。翌日問起奶奶，才知道原來母豬生小豬，阿嬤必須趕到鴨寮去。那些豬仔是大家族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豬寮旁砌了一個糞池，最天然的肥料堆放在裡頭。可能養分太足，池邊長了幾株蒼勁挺拔的蓮蕉花，大紅色的花瓣，炙燃奔放，像是空中乍現的一團美麗煙火，令我驚豔異常。每次有機會跟到鴨寮，總是要冒著掉入糞坑的危險，去採那朵大紅花。

豬寮的另一側緊鄰魚池，豬糞除了用作肥料外，也有部分排入養魚。然而，魚兒們真正的食物，還是成群土番鴨沾在鴨喙上，因為配喝池水而洗落的粗糠等飼料，以及牠們的排泄物。

池塘和鄰田以一排粗莖蘆葦為邊界，這種我們稱為「大官」的芒草，枝枝獨立細長，尾端有白色的羽毛狀花穗，風一吹起，連枝微傾搖曳，秋冬時分，見來分外蕭索。

蘆葦稈尾端內有乾軟纖維，父執輩童年窮困，鉛筆用到無法手握時，就將剩下的一小段塞入蘆葦稈中，繼續使用。童年的我也曾經將不小心折斷的鉛筆心，插入蘆葦稈做成奇特的鉛筆，然而動機實在無法和上一代物質缺乏的心酸相比擬！

池塘另一側，有一排高大的木麻黃護著。木麻黃全株都是細絲狀的枝椏，強風可以從空隙裡穿過，不會造成壓力，因而樹身堅韌挺拔，對於強烈的東北季風毫不畏懼。因為抗風、抗旱、耐鹽、耐貧瘠，非常適合在我家鄉種植，作為農地的防風林。在我就讀小學時，校園裡也種植很多，有些同學被分配到的打掃工作，即是清掃木麻黃掉下來的莖葉。

木麻黃細絲狀的莖葉一節一節，扯斷，可再裝入偽裝，孩童們無聊時拿來玩猜謎遊戲；莖葉枯乾後像褐色麵線般落滿地，家族長輩會支遣小孩拿掃帚和肥料袋去撿拾回家當柴燒。枯莖葉一入灶，可燃度相當高，轟，一下子就燒光了。

鴨寮的農作、魚池等相關影像，總是灰撲撲沒有色彩。特別的意象有種說不出來的情緒，如同

一件只能隱藏的心事。當冬天海口風呼呼叫響時，一個人呆望著鴨寮的心情，大概是我人生對孤寂與憂愁的感覺，最初始的體驗。

有一年農忙，父母帶著弟弟們到鴨寮去，兩個聽話的小男孩玩累了想吃餅乾，要先洗手。池塘前有個方便鴨子上下岸的紅磚斜坡，三歲的小弟一步一步探過去，到了池邊一蹲便撲跌落水。五歲的大弟看著小弟划走的水花，驚聲尖叫，將父親從田裡急急招到，他飛快衝入池子把小弟抓起來，小弟直哭著，說大魚咬他的屁股。多年後，父母親還心有餘悸的回憶，稱道大弟聰穎，沒有跟著去拉小弟一把，否則後果真不堪設想。

池塘中的大魚，就是吳郭魚。大約三百坪的魚池裡，養著大大小小肥美的吳郭魚，牠們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美味的佳餚。記得我的二叔叔總是加了辣椒和醬油去料理，麻辣中帶著鹹甜的味道很好下飯。到今日我腦海中都還有一幅他站在水池中央，撒網捕魚的背影圖像。

鴨寮並不住人，只有叔叔們會到小瓦厝過夜，輪流看顧蛋鴨。但我小學升三年級那一年，因為老家四合院翻建，鴨寮成了大家族部分成員暫居之處。幾塊板子、一塊布簾，我和奶奶晚上就在鴨寮內過夜。只是常常睡到一半，成群的鴨子會突然騷動起來，在身旁跑來晃去，嘎嘎聒噪。

那些擾人清夢的蛋鴨，俗稱「菜鴨」，屬土番種。番鴨生的蛋，是大家族生計的重要來源。年幼時我跟不上叔叔的腳步，乾脆站在木麻黃樹下，遠遠望著長輩在池塘四周的草叢中，撿拾鴨蛋。冬寒之時，奶奶會做主為每一房兒子、媳婦、寶貝孫進補，母親端來香噴噴的嫩鴨和甘甜好喝的湯，就是那些土番鴨的奉獻。

上小學後，我經常吵著奶奶要學種花生。好不容易獲准播種的記憶，至今難忘。第一次赤腳踏在整土後，開溝作畦的鬆軟土稜上，每隔一個腳步距離，彎腰丟下兩粒土豆種，在年幼興奮的心頭上，洋溢著滿滿的成就感。那時我對花生和地瓜很好奇，覺得埋在地底下、看不見的農作物很神奇。

特別是地瓜。除了經常在米飯裡當伴料外，又大又蒼翠的地瓜葉（絕不是今日小吃店裡的燙青菜模樣），粗粗的莖梗，我喜歡拿一根來折成許多小段，只留住細皮相連，很快地，一條溼溼黏黏帶



著一片番薯葉的項鍊就形成了。當時，那些油油綠綠的地瓜葉，放入大鼎滾煮，也是豬仔們的食物。

臺灣的農作，日據時期有甘蔗、旱稻、水稻。國民政府之後，是地瓜、蘆筍、花生、洋菇、柳丁、玉米、高粱；不同年代，家鄉的農作，都由政府來主導產業方向和內容。配合 WTO 政策，現在大部分農地都改種休耕作物，如太陽麻、田菁等。鴨寮曾出現過的農作物，我記得有玉米、地瓜、水稻、花生和蘆筍。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田界邊鳥兒排泄後，無意間冒長出來的幾株芭樂樹；土芭樂香甜芬芳，也是吸引我童年吵著要跟去鴨寮的原因之一。

有一年，鄰近鴨寮的水稻田在秋收後，暫借為建醮場地。物質不豐饒、敬天樂土的年代，建醮是一件全村集體行動的大事。

用竹子搭起的醮壇有好幾層樓高，雄偉壯觀，看起來像一座山。廣大場坪裡，一排牲禮架擺在最顯眼的位子，竹架上頭趴著剛宰殺完的去毛豬羊，豬隻口中都含著一粒橘子，孩童們看了既驚嚇又好奇。幼年時，我不敢靠近，總覺得牠們也許會突然跳起來！

數不清的供桌上，除了一盤一盤各式各樣的菜餚、糖果，還有鋪滿竹籃的供品——麵線、米粉等乾糧，以及各類龜粿、看牲……目不暇給的供品裡，以紙糊的動物和用粉糰捏出來的民間故事人物，最吸引小孩子的目光。

在質樸勤儉不富裕的年代，藉由建醮祈神酬恩、施鬼祭魂。家家戶戶也利用這個機會宴請親朋好友大快朵頤一番，謝天謝地、謝謝親情友情。

做醮時期，鴨寮借給一團野台戲演員住宿。我在上戲前的空檔，跑去看他們補妝、抽菸，似男非女的演員，躺成一排睡覺，好神祕。雖然他們已經拿下戲帽、卸了外袍，不過小時候看到梳著髮髻的古人抽菸吃檳榔，還用吸管喝黑松沙士，真是個詭異的視覺經驗。

家鄉的住民若非務農則捕魚養蚵，大部分是海陸兼顧。我們家族也一樣，但是奶奶這一房以務農為主，我們不出海。在夏季鴨寮的木麻黃樹蔭下，曾見過一塊方形蚵桌，若非年節親友送來幾羅帶殼鮮蚵，讓我們自己剖取，就是有人暫借了場地工作，在池邊緣蔭下圖個涼快吧！那時採蚵還要

靠黃牛拖拉運送，養殖的方法也比較辛苦、費時，是個真正淳樸又苦哈哈的年代。

爺爺在五十歲時去世，那年我剛出生。從此以後，我便和奶奶作伴，和她一起生活。有記憶以來，奶奶就把她的大半時間都花在鴨寮，養豬、務農。因此，在我童年記憶中，奶奶和鴨寮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連結，彷彿她只要不在家，就是在鴨寮。上小學前，我曾經勇敢地把手三輪車騎出四合院，後面載著還不會走路的弟弟，越過一大半村子，要去鴨寮找阿嬤。一路上被大人們攔下探問，不記得後來有沒有到達目的地；但另一個記得到達目的地的回憶則是，在鴨寮附近的基督教會幼稚園，我待不到半天就逃到鴨寮去找阿嬤了！

大家族雖然同住一屋，但我總是和奶奶一起，陪著她去燙頭髮、拿鴨蛋去人工孵化、看野台戲；她背我去看醫生、帶我去買糕餅、到店仔頭吃麵。所以，小弟五歲時曾童言童語的下了一個結論——「哥哥是爸爸生的，我是媽媽生的，姊姊是奶奶生的。」

隨著童年、少年不同階段，成長歲月在荏苒消逝，鴨寮也變成記憶裡的一部分，雖然它明明還存在著。如今鴨寮已經不再養鴨，池塘在很早以前就被填平，瓦厝等搭建物也都被拆離，只剩殘留的半堵紅磚牆，毫不起眼地，在馬路邊緣扮演著內與外的分界。

曾經入夜即沒入漆黑不見五指的庄尾，早有加油站和生鮮超市在夜間營業，燈火明亮。屬於童年的恐怖夜間幻象，只在夢中偶爾出現；而昔日借給建醮使用的農田上，也早就數排樓房林立，一個社區的老幼青壯，熱鬧過著生活。

我再也沒有見過蓮蕉花和粗莖蘆葦。城市生活，甚至讓人忘記木麻黃的橢圓形毬果，長得像顆木質小鳳梨！回到家鄉，唯一還熟悉的是蚵農們清晨四點未到，駕著拼裝車到外海採蚵，劈劈啪啪，毫無遮掩的引擎聲。只是，歲月也不遮不掩，並且飛快如梭，奶奶壽福終別，再也聽不到那樣撞入睡眠、驚心動魄的引擎聲；就像我們也不再有機會為她煮一碗蚵仔麵線。

奶奶去世後不久，鴨寮的記憶又鮮明起來。記憶中的鴨寮沒有色彩，腦海裡浮現的奶奶，都不是晚近的模样；只要一想起奶奶，就是小時候見著的样子，就像對鴨寮的印象，也全是幼年的景象。

奶奶和鴨寮是我與農家背景的連結；我把對奶奶與鴨寮的記憶繩繫，以此來框裱我的回憶，因而，我便不會忘記不該忘記的東西，並讓我對奶奶的記憶，可以在屬於她的地方誕生。又或許，今日回憶鴨寮的方式，也是爲了撿拾一種失落，因爲當意識到奶奶將永遠不再出現的事實，我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部分也消失了！

我堅持將奶奶的老衣櫥留下——那是她的嫁妝，松木衣櫥有二戰美軍空襲炸彈波及的痕跡，也有童年我和奶奶的生活點滴。如今，鴨寮也像被奶奶遺留下來的衣櫥，明明還存在著，卻只剩下回憶。

黃昏時分，當我再度站回老家巷口，一如幼年時候的張望，等著在黃金耀眼般光芒裡，看見從鴨寮餵完豬、騎著雙仔腳踏車、頭戴搭覆四角巾的農笠，在夕陽中緩緩逼近的剪影時，我知道，當我見著時，那將會是個永遠逝去的背影了！





## 林娟娟

### 〉 作者簡介

臺灣彰化縣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  
曾為平面媒體工作、拍過紀錄片、得過一些文學獎、出版過工具書和散文集。

### 〉 得獎感言

〈鴨寮〉是紀念我已去世阿嬤的文章……我非常非常想念她……  
感謝評審委員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我並將此文獻給我最最親愛的奶奶。

評語  
陳列

全文娓娓述說，有層次、有條理，語氣輕淡，文字平實而乾淨。敘述者彷彿「黃昏時分……站回老家巷口」，視線和心思一起穿越了時間和地貌的變遷，讓那一塊名字叫作鴨寮的家族祖公產土地，回來心中，然後細細端詳和思索，以它為中心，靜靜描繪曾經在記憶深處存在過的那些舊物，那些不同格局的磚牆，那相關的「雙台仔」、糞池、蘆葦、蓮蕉花、木麻黃、吳郭魚，等等，一邊敘述了人在這裡曾有的勞作走動或遊玩或建醮祭天地的若干蹤跡和身影、自己和奶奶特別親近的互動關係，以及，自己的生命在這塊土地上、在親人和作物相伴中的成長。敘述者在「其餘的景象竟然全是黑白的」記憶裡，也仍有一朵大紅花的形象，而「當冬天海口風呼呼吹響時，一個人呆望著鴨寮的心情，大概是我人生對孤寂與憂愁的感覺，最初的體驗」之後，仍堅持保留下奶奶的松木衣櫥這樣的老物件，在「感覺到自己身上有部分也消失了」的悵惘中，也重新對自己肯認了在這塊土地上的位置以及在生命中與他人曾有的牽繫——這一切，讀來都相當動人。